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八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十八

蘭亭序

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葢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真蹟宜何如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温韜所發其所藏書

畫皆别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於人間太宗皇帝購募所得集以為十卷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偽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一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别本在定州民家

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故不復録其四得扵三

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乎此其或尚有所未

傳更俟博采

右集古録

外寄所托改作因寄扵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改

作痛哉良可悲改作悲夫有感扵斯改作斯文凡塗

兩字改六字註四字曽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巳為

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説此文字有

重者皆構别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嘗見一本此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逺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令左綿僧意祖摹刻於石書摹本蘭亭後

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逺此本當復缺壞則後生所見愈微愈踈矣題蘭亭記

右東坡題跋

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祕

府士大夫間未閒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葢有墨迹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妙迹唯有蘭亭故為虞褚輩道之所以唐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葢髣髴存古人筆意耳跋蘭亭

蘭亭敘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覆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耳

蘭亭雖是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為準譬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聖所以為聖人不善學者即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於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也魯之閉門者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可以學書矣

紹聖元年六月乙未上藍院南軒同程正輔觀唐本蘭亭雖大姿媚不及定州石刻清勁然亦自有勝處洛神賦余嘗疑非王令遺墨豈古本既零落後人附託

之耶周越少收斂筆勢亦可及此題唐本蘭亭

王右軍蘭亭草至書家得定武本葢髣髴古人筆意耳數行與跋蘭亭語同已見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劚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彼也書王右軍蘭亭草後

右山谷題跋

右米姓祕玩天下蘭亭第一本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

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摹賜王公貴人著於張彥遠法書要録此軸在蘇氏題為褚遂良模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餘字鈎塡咸清潤有秀氣轉折毫鋩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為定熠熠客星豈晋所得卷錯泉石流腴翰墨獻著談標書存馬式鬱鬱昭陵玉椀已出戎温無類誰寳真物水月何殊志專用一

繡縹金鐍瑶機錦綍猗歟元章守之勿失壬午閏六
月大江濟川亭艤寶晉齋艎對紫金羣山迎快風避
暑九日手裝

右寶晉英光集

王右軍蘭亭燕集序右唐粉蠟紙雙鉤摹本在蘇激處
精神筆力毫髪畢備下真蹟一等此幾馮承素輩搨
賜大臣者舜欽父集賢校理耆購於蜀僧元靄某與
激友善每過公必一出遂親為背飾

右寶章待訪録

蘇耆家蘭亭三本一是叅政蘇易簡題賛曰有若像夫子尚興闕里門虎賁類蔡邕猶旁文舉尊昭陵自一閉真蹟不復存今余獲此本可以比璵璠第二本在蘇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跋范文正王堯臣叅政跋云才翁東齋書嘗盡覧焉蘇治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王翎毛一幅徐熈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盡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

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鉤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懐字内折筆抹筆皆轉折偏而見鋒蹔字内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搨賜王公者砑花真玉軸紫金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為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為之咸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真蹟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

道也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字精妙處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近摹搨第二本毫髪不差世當有十餘本一絹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本一本歸余家一本在之友處

泗州南山杜氏父為尚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板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囬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

於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即與一本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

宗室叔盎收蘭亭遂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背易其後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為佳本王鞏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摹本一同今甚思之欲得比以自鮮爾錢塘關景仁收唐石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余家板本也

右米襄陽志林書學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二人
修祓禊擇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絶代
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
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後他
日更書數百十本終不及此余謂神助及醒後更書
百十本無如者恐此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禊帖但
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千丈文錦卷舒展玩無不
滿人意軫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十

字如寸金片玉玩之易盡也

右宋高宗翰墨志

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亡其後温韜發諸陵蘭亭復出太宗朝留神書學嘗出使購求藝文諸書當時已無蘭亭矣仁祖復尚書篆求於四方時閿中得蘭亭墨書入録字畫不逮逸少它書其後秘閣用此刻石為後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州舊

石為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搨然亦自有佳致若點畫校量固有勝劣惟彷像得真為最佳也

右廣川書跋

蘭亭自唐太宗刋在玉石後流落民間世以定本為貴薛氏伯常尊君道祖世以米薛名者侍其先樞密守定武別以玉石刋一本易民間太宗本以歸道祖長安人也自此天下以長安薛家本為貴道祖又留刋一石在使宇留刋一石在譙門計之民間所易者一

石只定武自有三本然皆經道祖手元用太祖碑本
便上石皆善本也及之與伯常游數於其家參之曲
折精微得蘭亭妙處一開不能逃也雋道此本真薛
家好本也然伯常又說玉石本惟背後有五色蓮花
記者為貞觀時本耳此石後來亦不在長安薛家葢
道祖死其弟尚書嗣昌奏之宣和之間已取歸汴京
龕在宣和殿上靖康丁未載歸沙漠嗚呼中國所存
者亦可知矣雋道妙於翰墨方能珍玩之他人有之

未必能披玩法書如此也道祖諱紹彭其幼子伯常諱經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錢及之中叟書

右俞松蘭亭續考

定武蘭亭叙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為智永所摸薛氏別刻本易以歸長安宣和間歸御府其二字肥有薛道祖別刻留定武與前本方駕人多誤為舊本非也其三斷字差瘦得於修城役夫後藏康伯可家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功云甞從使北聞在

中京楊伯時云與薛氏為姻家定武本以玉石刻背

舒元輿牡丹賦并記之以廣異聞淳熙十三年五月

十三日右北平榮芑書

右桑世昌蘭亭博議

貞觀中既得蘭亭上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

素諸葛貞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

時能書如歐陽虞褚陸輩人皆臨搨相尚故蘭亭刻

石流傳最多嘗有類今所傳者參訂獨定州本為佳

似是鐫以當時所臨本摹勒其位置近類歐陽詢疑詢筆也此石已為薛向取去見在向家而定州石刻又從而傳模者然亦不能辨真偽若諦觀錙銖則較然相逺矣此乃向家本也跋蘭亭記

右姑溪題跋

唐太宗始得修禊序命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搨本賜羣臣而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各自臨摹由是流傳人間今高宗皇帝臨定武石本則唐模本亦下矣

皇諸孫臣善璩好古博雅得紹興宸奎寶藏之屬臣某記其後臣嘗伏讀御製御書翰墨志近三千言而稱美此序無慮數四既曰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又曰得右軍書手之不置自束髮喜作字晚年得趣又曰右軍擇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之字二十許無同者歷代論書遂集大成方孝宗皇帝在王邸詔摹寫為日課乃知二聖心書雖

曰天縱亦積學之助也使羲之復生將云非恨陛下無臣法恨臣無陛下法耶嘉泰年月具位臣周某謹書

跋修禊帖

晋人風度不凡于書亦然右軍又晋人之龍虎也觀其鋒藏勢逸如萬馬銜枚申令素定摧堅陷陣初不勞力盖胸中自無滯礙故形於外者乃爾非但積學可致也昔梁昭明以一語不中廢此叙而不録後世因以絲竹管絃為重複之病至齊梁小兒偽妄之作則

信而不疑是盖以徽瑕棄玉而以玉表重珉也唐太宗親傳晉史備載斯文豈無意耶雖然翰墨如此閱千百載終當輝映學海後之覧者亦将有感扵此固右軍期望扵士大夫之志也故吾樂為仲威言之跋

劉仲威蘭亭叙

某與家兄夅中自少喜收法書前後得右軍禊帖以十數共評此軸游氏所藏謂謝脫拘束而動容周旋如印印泥無不愜當筆意變化其妙入神盖傳扵今

者惟定武瘦本最佳茲其一也　跋撫州游氏武禊帖

右益公題跋

予監定此本自是絶佳然亦不必云唐舊刻也卷後數跋皆吾友王君玉所録黄太史魯直語竊恐未必然蓋周孔無過蘭亭筆法亦無過學者歩亦歩趨亦趨猶或失之豈可以輕心慢心觀之哉若以夫子嘗自謂有過孟子云周公之過遂據以為周孔有過乃醉夢中語也年月陸某書　跋陳伯予所藏蘭亭帖

龍乘雲氣而上天鳳凰翔於千仞吾見舊定本蘭亭其猶龍鳳耶年月陸某書

跋毛仲益所藏蘭亭

觀蘭亭當如禪宗勘辨入門便了若待渠開口堪作什麼識者一開卷已見精麤或者推求點畫參以耳鑑瞞俗人則可但恐王内史不肯耳余平生見佳本亦多然如武子所藏不過三四真可寶也年月陸某書

跋蘭亭叙

觀此本蘭亭如見大勳業鉅公於未央庭中大冠若箕

長劒拄頤風釆凜凜雖單于不覺自失况餘子有不汗洽股栗者哉開禧年月陸某年八十二

跋韓立道所藏蘭亭序

右放翁題跋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所藏蘭亭序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為聚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戕奏功名語右軍

是殆見杜德機耳晦翁題蘭亭叙

觀王順伯袁起巖論蘭亭叙如尤延之著語猶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但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楚囚之歎耳朱某跋蘭亭叙

右晦菴題跋

世傳王羲之書蘭亭叙惟定武所藏石刻獨得其真乃歐陽詢所摹刻之唐內府者也熹嘗見三本紙墨不同而字蹟無異縉紳題者剖析毫末議論紛然大約

奇秀渾成無如此搨陳舍人至淛東極論書法攜此本觀之肴來後世書者刻者不能及矣亦可為一慨云淳熙壬寅歲淛東提舉常平司新安朱熹記

右朱子文集

斷石本此帖與余家所藏斷石本㸃畫無毫髪異定石羽化之後價本盛行而真價遂易位矣竹溪其珍祕之十五城勿輕換　定武本初薛氏子竊去舊石刋此本以代之今士大夫家藏及都城鬻書人所貨者

皆薛氏續刋本也竹溪此本亦然去斷石本遠矣

三叚石本此婺州倅廳本也前輩有評其定武典型

石初裂爲三號三叚石本亦名梅花本後裂爲五余

家兼有此二本石今不存矣 跋林竹溪禊帖

右後村題跋

蘭亭出於唐諸名手所臨固應不同然其下筆皆有畦

町可尋惟定武本鋒藏畫勁筆端巧妙處終身效之

而不能得其髣髴世謂此本乃歐陽率更所臨予謂不

然歐書寒峭一律豈能如此八面變化也此本是真蹟上摹出無疑學右軍者書至蘭亭止矣今世所傳石本刓一角者皆定武所自出也然其工拙妍醜如人面之不同覽者自當具眼耳又定武一石前輩紛紛各有異論既有眼必知所擇定不向人言下轉也此卷有山谷題字山谷之言云爾迺知當時真贋混淆矣山谷之孫字子邁今為農丞過予見後題欲乞去予不忍與以為去此題則蘭亭廢矣周翰者文及

之字多見其名於書帖後稚尚如許亦足以贖粉昆之疵矣嘉泰壬戌十有二日白石道人姜夔堯章書

右白石道人集

宋克仲温戲書趙子昂蘭亭十三跋在松江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薛紹彭家所拓者不待聚訟知為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時過安仁鎮正月望日此三行蠅字字大七八分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數有日減無日增

故博古之士以為至寶然極難辨又有未損五字者五字未損其本尤難得此蓋已損者獨孤長老送余北行攜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結一重翰墨緣也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獨孤名淳朋天台人此四行零四字字比上差小一半皆蠅字

蘭亭帖當宋未渡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贋始

難辨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既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至佳本五字鑱損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日難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

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日蓋日數十舒卷所得為不少矣廿二日邳州北題此段同十三跋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廿六日早飯罷題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

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廿八日

濟州南待閘題

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酒於驛亭人以紙素求書於景遠者甚衆而乞余書者坌集殊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休是晚至

濟州北三十里重展此卷因題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黄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

頃聞吳中北禪主僧名正吾號東屏有定武蘭亭是其師晦巖照法師所藏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孤之於東屏賢不肖何如也廿三日將過吕

梁泊舟題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絶不同盖紙有厚薄麄細燥

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張題此三行作蠶頭

章草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隷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舟虎陂待放閘書此三行作縣字頗粗

庚戌九月望夜東燭録趙魏公子昂十三跋蘭亭一過

付沈文舉子時年四十有四吳郡宋克書

右吳中宋克書趙魏公蘭亭十三跋予愛趙公跋語有益於學者於是乎書天順改元歲丁丑夏四月廿四日吉水王佐題

右格古要論

僕曩時侍趙文敏公學書暇日嘗論禊帖定武本佳者絶難得僧獨孤本見存更有趙子固及越人俛中剛武唐吳靜心此三本流落人間不知何如至

正甲申謁瑩之於竹莊出此本見示乃其祖靜心
先生所藏文敏公題跋甚詳誠可寶也句曲外史
張雨

右汪珂玉珊瑚網

薛紹彭自為一書辨定武石刻號稱詳密李學究本最
所寶惜當時士大夫家有此刻者可縷指數而蘇才
翁所蓄則錢惟演家物也後陳季常得之後曾覿得
之最後子固得之嘗江行覆舟入水瀕死猶手握之

高出水面不置曰吾性命可棄也而此不可棄其見寶惜如此子固死遂流落江東予閩諸陳子山陳子山閩之張伯雨云此卷意度與今御府藏唐人響搨葢相似而周君自言得之江東印章題跋具可徵其為李本何疑哉洪武四年歲在辛亥冬十月癸巳眉山蘇伯衡識

右蘇平仲集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羲獻餘書非不佳

惟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諸公鑒定以為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真可寶也哉

右方孝孺遜志齋集

姜堯章所記定武蘭亭五字或損或不損偏傍結構與在明秘藏本不必盡合然一展閱閒紙色搨法知為北宋時物無疑也悅生堂一百十七刻以修城為甲

而定武諸本次之古懿永興宣城又次之在明其自保愛故當不出此數種也

右弇州續集

蘭亭敘六朝時已有刻石余收開皇本是隋時刻者唐文皇因見刋本遂訪真跡於越州辨才得之命湯普徹馮承素褚遂良歐陽詢各摹一本原與隋時本相似不知宋代何以獨稱定武為歐陽詢摹下真一等羣公聚訟緣此而起以至點畫波撇之間各加辨證

又有五字損本七字損本及會字首行有闕有全紛紛同異如王順伯尤延之輩而吳興踵之為十三跋十七跋獨尊定武不知右軍肯點頭否也

右董其昌書畫眼

宋搨蘭亭帖此禊帖所謂蘭亭叙正本賜潘貴妃者及祕殿圖書印乃是作一小册子於綾面書記耳是元初人裝贉池皆零落後有朱紫陽及柯丹邱題仲穆諸公跋末有老僧作胡語末云付之東屏永鎮山門

按趙吳興獨孤長老蘭亭十三跋內稱吳中北禪主僧東屏有定武蘭亭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孤之與東屏其賢不肖可知也此本為六觀堂世藏豈真北禪物耶第細看是木本及取姜堯章偏傍攷證之所謂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云字儆帶肉頗可據它未必盡爾又中所註曾字乃作一鉤磔黃長睿謂押縫僧字之誤今亦不然也字形視他本差大而中多行筆雄逸圓秀天真爛

然又聖教序古刻佳字皆從此中摹出吾不知於定武何如復州以下皆當鴈行矣始吾一再題皆謂定本而不能辨木本所以後閱米海岳書史稱杜氏收唐刻板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俱有鋒勢筆活回視定本及世妄刻之本異又云錢唐關景仁收唐石本佳於定武不及余家板本遠甚米高自標樹乃爾即世所聞三米蘭亭是也理廟題作正本且所謂有鋒勢筆活語豈三米耶抑杜氏本耶若老僧付東屏一跋

恐是好事者附會成畫蛇足耳語云蘭亭如聚訟吾鄉者不熟律漫謂長歌遂作一番錯斷公案然此本亦自不辱也

跋宋搨蘭亭帖

莫雲卿甚愛吾此本以為在定武上而周公瑕不然之於跋尾頗出異議人或以難余余謂昔裴逸民性宏放愛楊喬之有高韻樂彥輔性精純愛楊髦之有神檢論者評之以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為得然並為後出之儁此本之視定武殆猶楊喬之有高韻而

徵傷檢者乎要之亦伯仲也然遂欲定周莫之優劣比於裴樂則吾未敢知

余嘗見開元石本褚河南臨本與此雖小有不同然皆行筆也定武稍真為一時賞重然米南宮絕不喜之其後模者日益楷而小非復故步矣相傳定武為歐陽率更臨故楷法多勝褚河南臨則行法勝蓋皆以其質之近為之耳米筆佻以故不欲為定武左袒與公瑕之謂此本不如定武者俱非篤論也

此本初為周氏六觀堂物周生歿其家失之落拾遺人黄熊手熊嘗借張氏摹石搨一紙作古色却割去真帖入舊裝又攜示今沈尚寳申學士乞題尾質之吾州曹氏得中金三十兩以真帖一幅質周金華處得中金二十兩最後事露曹氏却責令原卷而會金華歿復從其家購之始復合而售余損它器翫直數十千去久之而吴中有刻蘭亭叙者文休承為題尾加奬飾以為不下定武細閲之即張氏石本耳以此知

余所得之妙信非凡器也

昔人稱宋搨蘭亭自定武外以復州為勝預章次之劉無言重刻褚摹蘭亭為第三本今此帖稱張澂摹勒上石葢昔人偶未見澂原石耳所謂循王家藏本恐不甘復州豫章下也記余少時得石刻褚摹禊帖前四字為張即之書次為馬軾圖褚摹狀又次為米芾元章跋及贊於尾云元祐戊辰獲此書崇寧壬午六月大江濟川亭舟對紫金避暑手裝禊帖之下僅紹

興二字御記及後有政和六年夏汝南裴觀察使印而已餘七印皆米氏識也英景間吳中陳祭酒緝熙得此本謁館閣諸大老跋凡十有三雙鉤入石余獲石本後十餘年陳裔孫以墨本來售僅餘忠安等五跋而增元陳深十三跋於前詰之則曰近以倭難竄身失後數紙耳陳深書向固未登石也余時不甚了了損三十千收之踰月小間較以石本不及遠甚又踰年檢都元敬書畫見聞記云祭酒殁此卷燬于火

余悶悶不能已然恠所以存此五跋者葢陳命工吏
臨一本而刻此本以授少子今此其本也又數年始
獲此宋搨本内有范文正仲淹王文忠堯臣手書杜
祁公蘇才翁印識及米老題賛與前本同異幾二十
許字攷之米老書史無一不合而先堯祕記數文鑒
定又甚明確始悟陳所得葢米本耳陳本輕俊自肆
至米跋則翩翩可喜使他人故不易辨此然亦不敢
出入乃爾意米老嘗别為贋本以應人又懼異時奪

嫡故稍錯綜之耶此老白戰博書畫船其自叙以王維雪景六幅李主翎毛徐熈梨花易之損槖裝矣能無作此狡獪變也余不足言獨怪陳以平生精力與諸老先生法眼不能辨故詳記其事於張本以歎夫真賞之不易得也余贋本為友人尤子求乞去余咲曰售之第無損人三十千

米襄陽謂此為褚河南的筆亦非也即稱勾填清潤又云以意改誤易數字未有雙鈎廓填而意易者葢唐

人於河南臨本上加雙鉤耳虎兒實知之不欲矯其父誤謾定為諸葛正等於賜本雙鉤又非也正當作貞宋人避其廟諱故余始謂能辨陳家本作于定國耳今乃能於米家本作董狐書畢不覺一唉噴筍滿案

題宋搨褚摸禊帖

右弇州山人藁

璽紙入昭陵世不復見雖有當時搨賜本傳刻又多不同至本朝諸名公始以定武石刻號為善本然亦莫

考其實今獲此帖乃米老平生所寶者前後題識可信不誣且書史中登載尤詳真希世之珍也於是命工精加撫勒鐫之堅珉以示同好時嘉興庚子歲端午日西秦張激清叔書

右襄陽志林雜記

此帖前有故相李文正題額後則元杜本鄭元祐陳深諸名勝及明楊文貞跋皆許為定武佳派而跋語似尚有蕭翼賺辨才一圖今失之矣紙色如栗玉墨如

淳滌古雅可愛考之宋復州江州豫章諸本皆缺前會字及周邸所模第五本結法同唯晢䇿覺此為勝乃知周邸絶愛重之與兩定武褚模賜本併為五耳莫雲卿題尾云海虞有贋蘭亭圖逼真闇中令而禊本不稱後歸趙太史汝師今春晒書見之因舉以貽汝師未敢遽謂延津之劍庶幾中郎之虎賁耳題宋搨蘭

亭帖

王右軍草書蘭亭記余初見此帖大駭亡論與右軍存

蹟毫髮不相似其縱慢生稱即唐開元以前無之獨於督策處稍近筆陣圖楊用修謂筆陣圖乃江南李後主偽作及覽蔡子正跋尾謂陶穀學士得之李主所穀之裔孫闕遺之且云邇者定州石刻小字朝廷尚取而置之禁中則此書尤可寶重也葢陶性貪甚而寡識又以豪壓李主所句奪無厭李故用懐琳故事作偽書裝潢古色以戲陶陶果不察而寶藏之其孫又賂子正於樞廷代朱提而蔡又不察最後降虜

強作解事引沈學士鐖鷹夜歸渴驥奔泉語宍之石俱可笑也世固有寶燕石者猶似玉也此書固朴之衿璞哉

右弇州山人藁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八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四十九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十九

蘭亭序

定本

周勛云唐太宗既得右軍蘭亭序真蹟使趙模等摹榻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事見墨藪世號定武本薛師正

向尚書之為帥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徧索之無所得聞公厨有石用以鎮肉刻文不知云何亟取視之乃刻牡丹賦於背者紹彭别刻石以易之攜玉石歸長安私第宣和中詔於其家取之乃連夜墨搨𡚁得多蓄流傳人間每疊三紙加𥕛墨焉故最下者近石字肉為真在上二紙字畫愈細

歐陽文忠公集古不録定武本謂與王沂公家所刻不異自山谷喜定武本以為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

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此本差肥

而最有精神號唐古本或云在永興軍

唐人集王書碑多集修禊序中字皆與定武本相類盖此得其真宜其貴重於世薛氏所摹易者偶是缺本或者遂以完缺辨先後而謂薛氏鑱去五字以自別未為至論然較三本之優劣則肥而完者最得運筆意薛道祖䇿題為唐古本臨川王厚之跋

夫以肥瘦別定武先後本亦是要論予留都下九年士

大夫家所有蘭亭帖幸數見之往往筆瘦而刻畫太朗者甚多校之肥本自永和九年而下只此一行其運筆自然氣象深厚已不可及其間如會有咸流弦暢清可浪猶齊攬數字相去尤不勝天淵他皆如此又肥本字畫之傍石紋皴動如輕烟籠染拉拭未去之狀俗謂之紛紋此尤不可偽為者前歲見范元卿所藏渠却未深信肥本者人固各有見也袁說友書世間石刻無慮數十百本而共推定武本以為冠諸家

辨別真贋其說不一或以薛紹彭刊石易舊本歸其家鑱去湍流帶右天五字今世所存本此五字不全者薛氏舊物也又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凡有此者皆望風以為真而未嘗有確然辨其帖之所以善所以不善者夫世之所以貴定武本者以其鐫刻精好不失右軍筆意而已非以其能為針眼為蟹爪為丁形也使真能得其筆意雖無此三者不害為善本況此三者皆可以人力為而其筆意非

真能者未易辨今不求其本而區區焉注目於其末此相馬而惟記其驪黄牝牡豈不為九方臯所笑乎山谷論此帖以為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肥瘦亦自成妍要皆存之以心會其好處此真能觀書者也贑川曾槃樂道題書丹邱本

右桑世昌蘭亭博議

蘭亭專論損壞處惟博議上一跋云此是右軍平生得意書不必計較于毫釐之閒如堯舜君臣都俞賡歌

區區四凶正何傷於極治也又爭肥瘦本亦惟博議云世人於蘭亭肥瘦二本互有去取余以為飛燕太真俱是國色也

右喻謬跋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論擬而定武石遂為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習詩尤工其即事云翠添隣塹竹紅照屋山花盖著色畫也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右水心題跋

慶歷中宋景文帥定武有舉子攜此石至郡死于營妓家本營吏號孟永清者見而識之取獻景文景文喜甚不敢私有留于公帑世謂之定本後為薛道祖攜以歸長安宣和中有旨取舊石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時先君通籍殿中遂得此本間關兵火之餘迨今數十年祕藏不墜豈有物之護持因書所聞以告來者淳熙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平榮芑書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事物皆然而字畫為尤甚世之法書亘古窮今王逸少為稱首永以為訓不可復加然精粗真偽在當時在後世或猶有疑者逸少嘗作意書表上穆帝帝使張翼擇紙色長短相類者臨寫而題後荅之視亦不覺詳視乃歎曰小兒亂真迺爾耶在當時已自疑如此唐初去永和猶未遠相傳以叙草為遺蹤之冠太宗寤寐求之以王氏家傳在其孫智永弟子辯才處用房元齡計得之及攷紀聞所載

乃云元草為隋末時五羊僧所藏誓與死守唐太宗
以威驅勢脅而後得之二說不同則此敘真蹟又有
可疑如此自匣殉之後獲見硬黄響搨者且為欣幸
迨於明皇始刋之於學士院洎顯宗朝又刋於翰林
待詔所孜其二石一乃懷仁所臨前瘦而後肥一乃
王承規模刻豐殺得所轉搨精神至石晉時耶律輩
䕃北去遺是石於殺狐林遂號為定武本亦不知其
為學士院本耶或待詔所本也後汴京書坊亦刻一

石呥呥逼近而摹手差劣識者謂之赝本時人鮮克
致察而墨本滋可疑宣政初薛紹彭易定武石歸藏
於家敲刷過多駸駸剥裂上之天府更以他石别鐫
其致疑滋甚二百年間博雅君子家模而户刻之無
非根苗於定武本其庸工者駁乎無以議為而精緻
者得真十六七互相詆訾而收藏者為疑又將如何
自非得之之正傳之之的雖明察秋毫欲決其近似
之惑亦戞乎其難哉僰棍仙祖政和間為博士日得

是本於定守之故家攜歸祕篋示為子孫矜式淳熙中闖入伯父位愛護惟謹近為鬻碑者所得不期而遇若有神明呵禁之者价驚喜之餘亟以倍價復歸較之所集蘭晼數十本何啻驪珠之與魚目瑜瑾之與碔砆筆勢自然精微遒勁玩味不能釋手信乎其為王丞規舊本也嘉定巳巳中秋鄭价裕齋志

王右軍蘭亭敘古今所共寶而入石者非一大抵當以定武本為最勝然世之所傳者每有肥瘦之不同宋

尤延之謂瘦者為真定武而王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辨古今石刻真偽甚為當世所推重而於定武一帖所論不同如此戴良叔能題此一則係格古

要錄

右俞松蘭亭續考

蘭亭帖以定武本為冠自薛向作帥别刻石易去於原石鐫損清流映帶四字以惑人然元本亦有法可辨鐫損四字一也管絃之盛字上不損處若八字小龜

形二也是日也觀宇宙兩行之間界行最肥而直界
申脚十字下出横闌外三也管絃之盛盛字之刀鋸
利如鈎四也痛字歿筆處勁不模糊五也興感之由
由字類申列叙之列其堅如鐵釘此其大畧也然定
武又自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為真定武無
疑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定武本重摹亦鐫損四字
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辯如聚訟然瘦本風韻
竟勝豈能逃識者之鑒其瘦本之石宣和間就薛珦

家宣取入禁中龕於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金犯維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人以氊裘裹之車載而去

右趙希鵠洞天清錄

予嘗見洛水蘭亭一卷乃五字不損本今吳中分湖陸氏所藏而趙彞齋之物也彞齋宋宗室子諱孟堅字子固彞齋其自號居嘉興之廣戍酷嗜古法書名畫能作墨花於水仙尤長此帖姜白石舊藏後歸霅川

俞壽翁彝齋復從壽翁易得喜甚乘夜回櫂至昇山大風覆舟行李皆渰溺無餘彝齋立淺水中手持此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吾意也因題八字於卷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右陶宗儀輟耕錄

五字不損本蘭亭原係堂後官盧宗邁家物墨花滿面後一行空處後砌歸驛童道人姜堯章自重處得之凡一册題跋上有白石生四櫟之印又有鷹揚周郊

鳳儀虞廷印甚奇蓋闕姓名二字後歸蕭千岩之姪

況介文後有李秀岩跋既而復歸之霅川俞壽松翁

有夢鷗堂二跋及會稽内史等三古印最後為趙子

固所得喜甚乘舟夜歸至湖州弁山舟覆幸值淺港

行李俱濟子固獨持此卷立淺水中示從者曰蘭亭

已在其他不足憂矣其跋語亦詳載且題八字於卷

首曰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其風致殊似米老子固埀

世以此歸賈氏悅生堂今藏王子慶號闕家後歸

李叔固家藥森曾於其子仲庸參政處見此本仲庸亟世屬之他人

右周密雲烟過眼録

歐陽公著集古録言定武二民家各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是則定武有二本從來乆矣彼宋諸賢謂薛向之子紹彭私易定武别刻石以留公庫此論千人一律今以歐公所論是則明有二本薛守定武果易以歸則民間猶有一本是公庫本為第三本矣議者又

謂嗣昌鑱損湍流帶右天以亂真後入宣和曲水亭
予嘗毫髮辨證亦徽有不同此卷壓角小印正嗣昌
名印而米襄陽親跋猶真舊藏張參政孝伯家其子
寺丞即之以書名一時大變古體遂不能傳印識猶
可攷也今以予平昔所見本悉疏於後
不損本趙明誠本前有李龍眠蜀紙畫右軍像後明誠
親跋明誠之妻李易安夫人避難寓吾里之奉化其
書畫散落往往故家多得之後有紹勳小印蓋史中

令所用印圖畫者今在燕山張氏家

王順伯本第一跋是王𪖙順伯名厚之號復齋有金石

録家藏石刻鐘鼎篆搨鑑銘泉譜侔内府其家兵後

不廢近歲丁未飢越新昌尤慘遂悉散落始歸于龍

翔道士黄石翁黄祕不示人後有順伯為浙西提舉

時攜入祕省諸賢題名皆有其最著者樓宣獻劉文

節今亦歸張氏

趙子俊孟顴得於閩中有樓宣獻跋翦碎作册葉與二

本無異今歸子昂承旨家

蘇承旨易簡第一跋後有元豐諸賢同觀于鄞之城南崇法院有舒信道字畫然不著名在内侍譚氏家精神無毫髮恨

趙子固本舟過嘉興遇風舟没子固疾呼曰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作跋識其事復題八大字曰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子固死入賈相家賈敗籍于官有官印歸濟南張參政斯立今在集賢大學士李叔固家

潘經略時本題識皆德鄜手書滿軸予以有來跋本遂贈鄧善之文原鄧借田師孟師孟有借書不還癖因留之予跋乃剪去矣

損本龍圖閣學士劉公克莊本細書滿紙後有賈相跋亦滿紙栝蒼鄭陶孫為福建儒學副提舉得之為翰林應奉貧質於瓷器劉氏屢入子錢卒以逋重為劉氏所得有叔信父印

損本多有叔信父篆印蓋宣和曲水亭既成亟以御筆蹂京兆薛嗣昌家宣取留內璫所

暮以匱金紙即越蟬翼紙疊三紙連印故下本肥中本著中上本微瘦然皆無異此本子昂得于都城裝成册

葉瓷器劉生手之不置以銀壺杯盂易之

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家本得于霅溪陳侍郎振宗伯玉號直齋其家藏書冠東南今盡散落予家亦得其數十種此本亦有叔信父印

翰林侍讀學士張伯淳本有黄豫章跋予每疑鑱損與山谷差有先後然本無異前數本更俟他日以攷

右袁桷清容居士集

世之論定武蘭亭其説頗不同有謂唐太宗詔歐陽詢搨本刻石禁中至晉時契丹輦至殺狐林棄而北歸宋慶歷中韓忠獻公壻李氏者獲之至宋景文帥定武始從李氏之子購藏庫中相傳得於孟永清者蓋非也熙寧中薛師正出守甚珍惜之别刻以惠求者師正之子紹彭又勒于他石潛易元刻以歸長安是定武有三刻矣有謂太宗既葬蘭紙蘭亭而刻石亦

見殉昭陵既發耕氓負石為擣帛用定武一士人見四周龍鳳文隱起知為禁中本以百金市之以歸謂之古定本王君貺知長安移文索入石庫又謂之古長安本既而公庫火石焚馮當世再入石是定武則有二刻矣傳聞異辭是二說者已不能歸于一致況欲索于肥瘦完損之閒耶

右宋濂潛溪集

蘭亭如聚訟自宋已然即以定武一石言之有肥者有

瘦者有五字未損者有五字損者何子楚王明清謂
唐時諸供奉搨此帖獨歐陽率更逼真石留之禁中
他本在外爭相摹搨而歐本獨不出耶律德光先入
汴得而棄之殺狐林流傳李學究家以至復入公庫
所謂未損本也定武薛師子紹彭摹之他石以應世
購潛易古刻于湍流落左右五字微剔一二筆藏于
家大觀中人主知之取進御龕之宣和殿壁師陷諸
珍寶悉逐塞北而此獨留宗汝霖得之以進光堯至

維揚而復失之所謂損本也然則紹彭之所别摹者亦得稱未損本也未損本既有兩種不易辨而先搨者又不可得蓋不能不取極損本矣董逌謂定武非歐筆為湯普徹臨亦未有據至所云肥瘦本或以定武有二石或以搨法少異格之殊不知辨千里者不當在驪黄内也

右弇州續稾

王右軍蘭亭叙世傳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絶

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其時若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無如祓禊所書者故右軍亦自珍愛留付子孫傳至七代孫智永即第五子徽之之後掌其書至唐弟子辨才為蕭翼紿而取之太宗尤用寶惜從葬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温韜所伐其所藏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跡遂復流落人間宋太宗時購募所得集為十卷搨摹傳之數以分賜

近臣今世所傳法帖是也然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世今之傳世獨以定武本為冠而所傳亦不一一云唐太宗以真跡刻置學士院後朱梁徙於汴耶律德光載歸棄於鍾山土人李學究得之埋土中以別刻獻韓魏公李沒其子出之宋景文公買寘公帑薛向子紹彭載歸長安以別刻寘公帑大觀中就薛氏取寘宣和殿靖康之變金人以紅氊載取而歸一云唐太宗既得辨才真跡令趙模等摹十

本賜方鎮定武以玉石刻之一云江左所傳會稽石也錢氏歸朝定武富人買之以歸一云自薛向作帥别刻石易去於元石鐫損天流帶右四字以惑人然定武又自謂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為真定武後復州以真定武本重摹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辨如聚訟然瘦本風韻竟勝而瘦本之石宣和間就薛向家宣取入禁中龕於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人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敵犯維

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以氈裹車載之而去其所傳顛末不同如此詳見後佐跋

今此本其來甚遠永樂四年五月余始得觀之較他本定武筆法差瘦殆所謂有風韻者今觀天流帶右四字具存當是定武初刻未鐫損時本也鄉里前輩凡論禊帖必以此為言信知其可寶也胡儼定武蘭亭跋

定武本自唐率更令歐陽詢信本以蘭亭真本臨摹最為逼真太宗愛之刻石置禁中詳見何子楚跋語宋

慶歴中宋景文祁守定武得之於韓忠獻之塄家匣藏於庫故世傳曰定武本熈寧中薛師正出牧定武別刻一本於外以應求者於是定武本真贋有二刻石矣其子紹彭又模刻他石潛易定武真本於古刻上晴劖湍流帶左右五字各一二筆以私識之世因又號曰五字損本大觀中紹彭之弟嗣昌以進徽宗龕置宣和殿靖康之亂金人不知此石刻之可寳也獨得留馬宗澤汝霖時為留守入内鈐見此石刻取

以馳進高宗時駐蹕維揚日置左右踰月敵騎大至

倉卒渡江東竟失此石扎仰揚帥向子固寘捜不獲

國朝宣德四年兩淮鹽運使金華何士英偶得之民

間一面肥本一面瘦本九年秋佐録因至淮上士英

以數本見遺肥瘦本果劖損五字異於衆碑佐信其

為定武原本也其年冬士英遣考滿匣至京師擬進

明年春宣廟賔天士英得請致仕竟攜此石以歸金

華佐以一本貽春坊左庶子周公崇述餘藏於家正

統三年惜遭回禄燬焉其後同寅員外金華蔡安貴又得士英所藏肥本嘗請予題其後云因并識之以告來者

王佐蘭亭定武本跋

蘭亭修禊序右軍之神筆也所謂道勁圓健已備其美七傳至智永其徒辨才尤秘藏如護頭目越二百六十年而唐太宗以術取之未幾殉於昭陵而真跡亡矣唐初善書者多而臨摹不止一家惟歐陽率更為逼真勒石禁中石晉時契丹舉歸流落于定武此所

以定武本獨貴重於天下本朝慶歴中碑出民間歐公集古所見已四五本乃以定武為别本葢亦未深攷也其後來南宫所得止褚河南臨本耳自熙寧後薛師正父子别刻二本以易元碑於湍流帶右天劖損一二筆為識行於世者往往别刻本故定武真本亦不多見南渡以來紛紛翻刻幾千石矣訛以傳訛僅同兒戲每竊哂之寶祐丙辰仲夏將晦內兄潘伯遠之子出乃父遺訓以家傳數碑授予囑以後事而

默成所寶蘭亭亦在其中予且悲且愳質田以承命
久而玩之實熙寧以前定武本也何以證之字有率
更體而所劖五字尚可見也諸家所識精筆儼然在
目千古辟易莫敢仰視如皓月中天而萬緯沈暉如
祥鸞覽德而羣飛歛翼自可獨步東南也方宣和紹
興間胡馬南馳中原俶擾士大夫宜未暇留神於翰
墨題識於後者猶二十餘人多一時名公卿也豈非
懷古傷今而卒付之無言乎最後范太史沖一跋微

發其機寓感慨之深意真足以瘖晉室羣賢之舌而奪之氣後之來者宜不復可措手矣惜乎元祐諸君子之故蹟脫落不存自是息影潛形百二十餘年而歸于余以余無所嗜好一朝而得北方盛時之名刻傳默成衣鉢之餘玩亦異事也暇日摩挲展觀對諸賢姓名肅然起敬豈特憾世道之廢興而是物託諸人者已不勝其可歎未知後之視今復何如也因題其顛末於後云 王伯默成定武蘭亭記

右格古要論

此定武本項氏所藏唐摹刻石於北宋時者以褚摹較之有異趙子昂得獨孤東屏二本一作十三跋一作十七跋正是此種以藏鋒為綱骨取態悲弗論也

姜白石云蘭亭何啻數百本而定武為最佳然定武有數樣今以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小大無不同而肥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蹟之風神矣字書全以

風神超邁爲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

趙文敏跋定武蘭亭獨孤東屏二本皆有真跡或十三跋或十七跋余皆見之然墨跡雖真而石本已剪去孤行世間今觀者疑文敏能書不能鑒矣以此知隆中卧龍要得鹿門居士拈出此卷爲定武真本無復遺議嘗得館師韓宗伯所傳宋内府禊帖多宋人題跋劉須溪爲駁正與相類若世有趙子固必捨命保護作昇山故事也

趙子昂跋定武蘭亭云昔人得古帖數行專心學之遂以名世余初不知為何人及觀山谷題跋謂唐彦猷得歐陽率更真跡數行精思學之遂以名世乃知子昂所謂古人正唐彦猷耳想落筆時亦忘其姓名故也癸亥正月晦作歐陽信本書亦十之三未嘗習為此也

蘭亭帖世以定武為第一金陵清涼本為第二其定武本薛向別刻石易去宣和間於薛向家取入禁中建

炎南渡不知所存

定武禊帖惟賈秋壑所藏至百餘種令其客廖瑩中縮為小本或云唐時褚河南已有之

右畫禪室隨筆

各處摹本蘭亭石刻癸丑二字畧小而相連崇山二字旁註因寄所託因字中改曽不知曽字旁註作僧字向之二字痛哉痛字悲夫悲字斯文文字皆改而筆重視昔之下圈去二字東觀餘論云晉史逸少傳無曽字乃是

徐僧權得之用名字小印押縫而歳久止存僧字後人不知誤為曽字脫落增添此字耳因弁記之王佐識

格古要論

書之有六藝有八體有脫簡闕文之疑有豕亥魯魚之辨夫攷者攷其字之訛謬也非攷其字之妍媸也攷其字之妍媸後世之末學也梁武評書按一時之遺跡蔽數語以形容庚肩吾又品第其高下不過論其大畧而已未有提出一碑一碣縱論其善惡者尤未

有一碑變數十百如蘭亭敘者也予因觀蘭亭考而有感焉推其源流辨其同異列其所自出萃前賢之論贊亦可謂好古博雅之士矣問其精者之所以為精不善者之所以為不善則未嘗有決詞也夫以一紙之字臨摹嚮搨數十百本而刻之雖不能不失真猶可曰互有得失蓋所傳者之未遠也然一石之字槌拓之間且有紙墨工拙之異濃淡肥瘠之不同豈有一碑轉相傳禪變而為數十百種而有不失其真

者乎一傳而質已壞再傳而氣已漓三四傳之後尚髣髴其流風餘韻者鮮矣盍亦求其初乎本朝黄山谷最善評書其論此碑也則曰褚庭誨所臨極肥張景元所得缺石極瘦惟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三石皆有佳處又謂定州石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映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妒異曽未夢見右軍脚汗氣斯言慷慨激烈似亦審矣東坡則

曰放曠自得郭河南則曰神氣飛動殊覺天成或曰遒媚勁健或曰温潤典刑或曰謝脫拘索皆未為精密也米南宮之贊雖奇崛鏗鏘殊覺滉漾其曰永和字全呈稚韻九觴字備著清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亦庶幾乎得其實也或謂定武本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而為曾公樂道譏之曰恐為九方臯所哂然驪黄牝牡之不記則有之決不以犬豕豺狼麋鹿而謂之馬也苟能於永和

九觴浪由仰列殊九字之中開九方臯之目亦未為過近世如尤錫山王復齋皆喜評碑帖陸象山謂二公於蘭亭一主肥一主瘦二公猶爾其孰能決之惟高宗皇帝賛曰禊亭遺墨行書之宗真百世不易之訓予甞味山谷之評以薛肥張瘦惟定武本不瘦不肥其論雖審而觀者未悟其意後之翻刻者止求於不瘦不肥之間則字畫停匀反成吏筆尚何足以語蘭亭乎其意蓋曰定武本有肥有瘦肥者不剩肉瘦

者不露骨此右軍之字所以為行書之宗也夫賞鑒識別之嚴各隨人品而上下眛者貴耳賤目矜巳忮善未易以口舌辨也間有雅尚君子絜長度短博覽研校不過至定武重開本而止盖初本罕落東南未易見故也予見此序亦多矣雖不能盡知何處所刋每見善本亦未嘗不為之躍然及見中原故家舊本扵是心降慮消氣融神暢又懼其見之未博也疑必有過扵此者廣采近時精鑒之士所共推為善本者

十餘家點點畫畫錙銖而較之未見其可以伯仲稱也肥者必失之氣濁瘦者必失之骨寒神癡而質俚者有之意縱而筆狂者有之或同兒戲不知其醜而疥于石者有之繁瑣可羞也若後世再有王右軍則後之蘭亭或勝若後世未有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無疑不見初本政自不必觀蘭亭也昔有所謂古蘭杵蘭褚蘭今予作考蘭四卷逐字疏于其下云考蘭亭

五字損本蘭亭跋

僧隆茂宗作圖於紙上紹興壬戌正月晦日觀于三衢之傳舍傅朋吳說

紹興三十年十月丁巳孫覿覽桂折堂

蘭亭已矣而定武舊本帖猶得於今見之是石之壽固永於人而紙之壽又永於石也泰定丙寅暮春之初觀於會稽寓舍不勝斯文之感嘉興後學俞鎮伯貞父

余見蘭亭石刻多矣如此本殊不易傳世以筆墨肥瘦論者是殆得其形似耳鄧文原

世傳蘭亭石刻甚多如月印千江在處可愛桑世昌考之備矣此卷五字鑱損本紙精墨妙又有僧隆茂宗所畫蕭翼賺蘭亭圖于後誠為佳玩至順四年十月柯九思跋

禊帖一卷吳故家物收藏有緒後有吳傳朋孫仲益跋語當紹興時定武石毀未久已為人所傳玩况二

百餘年之後哉是可寶也安陽韓性明善

世傳蘭亭刻石惟定武本為妙然古今議者不一故有聚訟之說桑世昌蘭亭攷十卷最為詳博然不若姜白石所著簡明可誦大意謂真跡隱臨本行世臨本少石本行世石本雜定武本行世然但言其自出耳未嘗及其真贋也惟齊東野語載姜白石所書徧傍考謂持此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其所論凡十有五處余平生閱蘭亭不下百本求其合于此者蓋少

近從華中甫觀此乃鑱損五字本非但刻搨之工而紙亦異以白石所論偏傍較之往往相合誠近時所少也其後跋者七人而鄧文肅善之柯奎章敬仲皆極口稱之二公書家者流而柯尤號博雅其言如此余又何容贅一語哉嘉靖十一年六月廿又七日衡山文徵明識

右續書畫題跋記

黄鶴山樵定武蘭亭跋

自永和九年至于今日千有餘歲其閒善書入神者當以王右軍為第一所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真不誣也右軍平生書最得意者蘭亭為第一其真跡為隋僧辨才所藏唐太宗以計獲之命褚遂良馮承素等摹搨以賜近臣刻石惟定武一本最得其真後世共寶之故石刻當以定武為第一石晉時為契丹輦其石投北棄中山境中後人取龜宣化堂壁薛紹彭易歸其第獻于朝高宗南渡至揚州而失之其石已亡而碑

本散落人間者有數然墨有濃淡紙有精粗摹手有高下故雖出一石負然不同又有真贋相雜非精鑒者不能識也余平生所見定武本惟此一本紙墨既佳摹手復善無毫髮遺憾千古墨本中此本當為第一自右軍之下唐宋㣲論千有餘年後能繼右軍之筆法者惟先外祖魏國趙文敏公當為第一文敏平昔所題蘭亭墨本亦多矣或一題數語或至再題則為罕見不可得矣惟此一本凡十六題復對臨一本

可見愛之至不忍去手于文敏題跋中此本又當為第一也嗚呼一千年之間惟有一人一人惟有此得意書數千刻中惟此一刻墨本在世者何啻萬計皆化刼灰存至今日惟此一本最精後千年惟有一人一人唯有此一題為至精至賞舉千年之世書法之精妙者無過此一本以此論之金玉易得性命可輕好事之家當為傳世之寶不可以尋常書刻觀也余于至正廿五年秋七月購得于吳城如獲重寶玩矣

不舍後之子孫當世寶之毋為富者財物所易毋為强者勢力所奪真吾之子孫也茍能專心臨摹數千遍雖不能企及前人要當不讓今世能書者遂識而藏之黄鶴山人王蒙書

右續書畫題跋記

趙承旨十六跋定武蘭亭

彦升家祕治平四年閏三月實録院裝　持國和叔次道同觀

攜定武帖過予固濁金門外邸樓因得展卷使人洽然有扁舟水晶宮之想　端平三年修禊後九日千岩病翁施商輔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其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為至寶然極難辨有鑱損五字者又有五字未損者獨孤長老送予北行携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時靜心吴義士聯舟與予北上出此卷相校即一刻也但五字

損耳十三跋所同者無鑱損五字至大三年九月句及與吳義士聯舟相校段

五日孟頫跋於舟中獨孤名淳朋天台人静心名森嘉興人

蘭亭帖當宋未渡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贋始難别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既多寔亦未易

定其甲乙此卷乃致佳本五字雖損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予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　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此段與十三跋同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益難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日盖日數十舒卷所得為不少矣廿二日邳州北題此段同十三跋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

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仝前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

昨晚宿沛縣廿六日早飯罷題仝前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閒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廿八日

濟州南待閘題 仝前

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酒于驲亭人以紙素求書于景遠者甚衆而乞余書者坌集殊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休是晚至濟州北三十里重展此卷因題 仝前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黄太史亦云世人但學黄庭面欲换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 仝前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輙不同蓋紙有厚薄粗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張書仝前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舟虎陂待放閘書以上與十三跋同十三跋刻重校宣和博古論內

靜心云此卷乃得之李公曽伯蓋宋畫士王曉之所藏

曉徐黄同時人觀其寳惜如此誠不易也廿日題

吾觀禊帖多矣未有若此卷之妙者

余北行三十二日秋冬之間而多南風船窻晴暖時對

蘭亭信可樂也獨孤本攜以自隨此卷以歸靜心其

寳藏毋忽七日書

蘭亭與丙舍帖絶相似

至大閒僕借吳靜心先生北上得此蘭亭與獨孤所惠

本並觀船窻中三十二日得意甚多屈指計之已復

七年矣其子景良馳驛來京師復出見示使人眷戀不能去手噫静心仙去其子能寳藏如此為之感歎
延祐三年七月廿三日書扵咸宜坊寓舍子昂
唐太宗得右軍蘭亭序真蹟使趙模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以玉石鐫之江左所傳會稽石是也錢氏歸朝定武富民買之以還一云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扵碑陰薛尚書師定武求之弗得子紹彭扵公厨見鎮肉石有賦在背乃别刻易之攜玉石刻

歸長安宣和中詔取入乃連夜墨搨與得多蓄流傳人間每叠三紙加氊墨馬故最下者近石字肉為真在上二紙字畫愈細榮芑云長安帥薛嗣昌薛紹彭之弟也時内侍梁師成為長安承受官批旨取舊刻嗣昌倉卒以紙三幅作一重橅石第一本墨深第二本墨淺第三本又加淺世謂之蟬翼本一云唐歐陽詢摹蘭亭稿最為逼真太宗愛之刻寘學士院後朱梁徙於汴耶律氏輦載寳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

殂棄此石於中山李學究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
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索之乃瘞地中另鐫
以進公又一紀李謝世其子出石模售每本須錢一
千由是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緡無從取償
時宋景文守定乃出公帑金代輸之匣石藏于庫非
貴游交舊不可得也一云慶歷閒宋祁帥定武有士
子攜此石至郡死於營妓家樂營將吳永清見而識
之即以獻祁為龕石郡齋遂以定武著名熙寧中河

内薛向出牧定武重摹於外以應求者自是定武有真贋矣向子紹彭又刻别本留中山擕原石歸長安暗劖湍流帶左右五字各一二筆以私識之世因號五字損本宣和初紹彭弟嗣昌進上徽宗置睿思殿東壁靖康亂獨此石棄不取高宗駐蹕廣陵宗留守汝霖見石馳獻踰月敵騎大至盡棄御用諸物獨瘞石渡江後揚帥向子固奉密旨搜訪竟不獲一云國朝宣德四年揚州某寺僧舍發地得二石乃蘭亭舊

刻兩淮運使何士英命工截齊合之為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猶不二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明年士英致仕攜歸金華燬于火又有云何轉運獲石民間一面肥本一面瘦本惜遭回禄是定武絕迹矣余再考之得康伯可云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定國常從北使言在所謂中京者則士英所得豈薛師正贋刻類耶又張芸叟云靖康中有得蘭亭真蹟者諳闕獻之半途而京城破後不知所在奢望何止

李學究中山之獲近董元宰云姜山人游豫章得蘭亭石盖農夫鋤田數見夜有火光以為異發而獲之已缺兩行真定武宋搨也惟好事者加意搜訪毋忏蘭主人玉識

自山谷嘉定武以為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又以定武自有三本獨民間李本為勝其餘用李本再刻益瘦細矣

恭山父云予見唐刻本二一是貞觀間石刻一是泗

南山杜氏所藏本崇寧初米老嘗模于寶晉齋號為
三米蘭亭鋒勢筆法絶不類他本區區珍愛定武者
是不知有唐本也其二唐刻為丞相汪逵藏而季路
所蓄禊序至多有汪氏本刻同豫章自第一至十四
行横裂後有汪德輝忠衛社禝之家一印足徵吾家
之不沾沾定武焉余更見賜潘貴妃本王弇州跋有
云開皇石本褚河南臨本皆行本也定武稍真為一
時賞重然米南宫絶不喜之其後模者日益楷而小

非復故步矣相傳定武為歐陽率更臨故楷法多勝褚河南臨則行法勝蓋皆以其質之近為之耳米筆佻以故不為定武左袒噫先荆翁嘗收禊序數十種多宋搨乃余徒好之而不能守兒淵僅僅能執筆彷彿何日若米氏得唐刻本父子三人逐字橅於第一軒甘露降其家西山書院梧桐上以侈一時勝事庶不辜予攷定武意乎時癸未中秋日看桂花莊有十尋之蕉結甘露如九品蓮採供韻齋官窰吐壷歷小

春朝猶未凋是亦足當寶晉墨瑞矣漫贅之俟後賢

躭此道者蔺上里墨王侍者王再識

五字損本者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又崇山字中

斷六七八行為裂本亭到幽盛遊古不殊羣為九字

不全本其天字全者為定武肥本天字小損者為定

武瘦本至南紹興元年刋定武初搨後有寳字方印

及御製跋為御府本先是元祐四年張擽官邯鄲募

家藏真定武揬石為邯鄲本若五字不損更有棗木

刻本彼古今士人所藏禊帖即一定武未易殫述也

玉水識

右俱汪珂玉珊瑚網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九